

失窃的天书

松
鹰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ISBN 978-7-5411-4399-1



9 787541 143991 >

定价：39.80元

失窃的天书

松 鹰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窃的天书 / 松鹰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
2016.8

ISBN 978-7-5411-4399-1

I. ①失… II. ①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4130号

SHIQIEDE TIANSHU

失窃的天书

松 鹰 著

责任编辑 孙学良
封面设计 叶 茂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王 冉
责任印制 周 奇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9.5 字 数 220 千
版 次 2017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399-1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目录

- 引 子 /001
- 第一章 主编之死 /003
- 第二章 黑马 /022
- 第三章 天敌 /051
- 第四章 永远的谜 /081
- 第五章 “鸿门宴” /101
- 第六章 命门 /138
- 第七章 苍山如血 /165
- 第八章 狗尾巴花女孩 /186
- 第九章 势 /208
- 第十章 死角 /224
- 第十一章 看守内阁 /253
- 第十二章 真相 /272
- 尾 声 /292
- 附 记 /296

引子

雷鸣永生难忘这个激情澎湃的雷电之夜。

他梦见一间温馨的小屋。窗户在黑夜里亮着橘黄色的光。屋外下着瓢泼大雨。他蹲在小屋的一角，望着窗外的雨幕呆然神往。雨下得好大，仿佛要涤荡一切。大街的十字路口上，许多人举着黑色的伞，在雨里踽踽而行。

突然窗外雷声大作。轰隆隆的巨响，好像雷神架着战车驶过，那响声从头顶越过，由近及远，渐渐在远方消失。灯蓦然熄了，灿然即逝的白色闪电把屋里照得雪亮。

他发现一个女孩同他席地而坐，那女孩头上戴着玫瑰花环。

另一个女孩坐在他的对面，那女孩头上戴着狗尾巴花。

他为雷声和闪电强烈地震撼了。只觉得内心里淤积着痛苦的渴望和躁动不安，那是少年时代的青春火焰在熊熊烘烤、燃烧。

“我要蘸着自己的血，用整个生命去写！”在黑暗中，他低着头喃喃地说。

戴着玫瑰花环的女孩站起来，仿佛没有听见他说什么，脸上冷冰冰的，掉头而去。

戴着狗尾巴花的女孩，两眼亮晶晶地瞅着他，嘴角露出微笑……

他梦见黑夜里，一道淡蓝色树枝状闪电，从九天之上一直连到地面，壮观极了。他站在街头，仰着脸淋着大雨，像接受洗礼一般虔诚。举着黑伞的人从他身旁走过。

他缓缓脱去贴在身上的湿衣裳，露出黧黑的肌肉，全身赤裸，尽情沐浴着大自然的赐予。雨水顺着他的脊背、躯干向下流动。人们从伞后探出脸来。一位丽人向他投来默默的注视……

他梦见自己变成一个婴儿，正赤条条躺在摇篮里。

一双调皮的眼睛从天上偷偷地望着他。那眼神和雨中的丽人很像，带着神秘的微笑。

哦，他晕乎乎地想起，那是缪斯，他的艺术女神！

他伸出双手向摇篮外舞动着。朦朦胧胧间，他看见女神头上戴着狗尾巴花，像一个酋长的女儿。

在她的背后，漫山遍野开满着蓝色的勿忘我。

“哦，你是……小雯！……”

他惊奇地叫着，但是喉咙发不出声来。他挣扎着，突然发现自己已经长大，长成一个伟丈夫，从摇篮里站起来。

小雯远远地朝他奔来，长发在风中飘舞，姿态轻盈优雅。

她的身影离他愈来愈近、愈近，他看清了她的眼里闪着泪光。

在一刹那，她疯狂地投进他的怀抱……

第一章 主编之死

1

殡仪馆。死者最后的小憩之地，也是生者向死者告别的地方。这是人生的终点站，无论是名流显贵，还是平凡的守门人，有一天都会来这里报到。

一位受人尊敬也有人忌恨的女性，匆匆走完了五十四年的人生之旅，今天被死神送到这个花圈簇拥的去处。她是岚山市文联副主席、蜚声全国的《金蔷薇》文学杂志主编韩波，三天前因心脏病猝发去世。正值岚山市文联调整班子的微妙时刻，她的突然死亡引起了许多猜测。

时正初秋，天上飘着细雨。

坐落在西郊的殡仪馆里一派肃杀的秋色。大门内立着黑色的桉树和冬青，素洁的花圈从灵堂一直排到大路的两旁。头天刚下过一场大雨。潮湿的路面，潮湿的空气，潮湿的树叶。仿佛整座殡仪馆刚在水里浸过一般。

吊唁者云集在院内，人的面孔也是潮湿的。

一排小平房前，泊满各色小轿车。岚山市文艺界和宣传部门的头面人物都聚集在这里了。

遗体停放在一间十五平方米大小的房间里。房间的两壁摆满花圈和挽联，正面悬着死者遗像，气氛肃穆。

心脏已停止跳动的韩波平躺在浅绿色的网罩下，四周围着常青盆，脚前端放着一个用雏菊扎成的花圈，白色的缎带上写着“《金蔷薇》编辑部敬挽”。

死者面容恬静，像在沉睡一样。

吊唁的人约有三百多。在低沉的哀乐声中，向遗体告别的人排着长队，缓缓地绕过绿色网罩，向死者表达最后的敬意。

吊唁的行列中，有宣传口的领导、文学艺术界的代表、死者的亲朋好友，也有不少素昧平生的业余作者。人们的手臂上系着纸花，脸上显出真诚的或是礼仪性的哀悼之情。一群摄影记者挤在门口，闪光灯频频闪亮。

在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花圈旁边，站着一位身材修长的女记者，穿着白色的风衣，气质高雅，落落大方。她的胸前缀着一束淡蓝色的小花，那蓝色的花瓣更增添了她超凡脱俗的风姿。

第一个向死者默哀的，是岚山市文联主席、东方大学教授唐谷城。这位岚山市文坛的泰斗身着藏青色中山服，一脸长髯，从容的学者风度中透着宽厚和长者之风。他在遗体前深深地鞠了一躬，为韩波的去世深感惋惜。

紧跟在后面的，是身材高大的孟达，他是岚山市市委组织部资历最深的副部长，颇孚众望。注视着遗体，他颌首默哀，沉默中显出一种威仪。他的脸色有几分沉重。就在十天前，孟达还向韩波征询过文联新班子人选的意见。韩波的死，让他十分意外。

再往后，是戴着眼镜、富有书卷气的宣传部副部长沈君宜，神情凝重、肃穆。沉默的吊唁者一个接着一个走进灵堂。

穿白风衣的女记者，一直怀着兴趣冷静地注视着这个场面。

她不时抬起俊美的眸子，向长龙的后面回视。

各部委的头头之后，是报社及传媒单位领导。其中有位体态敦笃、宽额秃顶的胖子，是从省城赶来吊唁的《西部阳光》杂志总编辑吴洪量。他是韩波多年的战友，对于韩波的猝死很心痛，又有几分震惊。吴的年轻助手、《西部阳光》杂志的首席记者聂风，跟在吴身后。聂风写过许多轰动一时的独家报道，是省文化新闻界一颗耀眼的新星。但他今天很内敛，穿一条发白的牛仔褲，举止从容，目光中透着一种灵气。

随后是文联诸位副主席。韩波身后留下的空白，在这种时候更显得异常引人瞩目。《金蔷薇》杂志有三位副主编，谁最有希望接替韩波的位置呢？这是眼下人们最关心的问题。

两位副主编在长龙中出现了。

白演达走在前面，中等个子，神态自若。他是东方大学中文系七十年代毕业生，四十七岁，正值年富力强、如日中天之时，无论学历和经验都占着优势。钱诚落后两步，他比白演达大两岁，是岚山市颇有声望的小说家，瘦得像一只仙鹤，让人感到他的身上有一种坚强而孤高的学者风度。

他们的脚步在主编的遗体前停留了片刻。

白演达淡淡地朝绿纱网瞥了一眼，望着网罩下那张再也不会动容的脸和那双永远合上的眼睛，在一刹那，他的心头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快意。但他不露声色，低下头，恭敬地向遗体鞠了一躬。钱诚也是默默一鞠躬，然后两人转身而去。

哀乐的旋律在潮湿的空气中向四处远播。

吊唁的长列缓缓地移动着。

花圈旁，女记者的目光向队伍后面搜索，神态有几分焦急，又有几分落寞。

忽然，她的眸子亮了一下。

一个穿皮夹克的青年男子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，紧接着大步朝队列前赶来。此人皮肤黧黑，面孔轮廓粗犷，给人温和憨厚的印象。他是《金蔷薇》杂志新提不久也是最年轻的副主编雷鸣，三十六岁。他好像是匆匆赶来的，在朝这边奔跑，一头寸发湿漉漉的，分不清是雨水，还是汗水。只见他喘着粗气，越过吊唁的人流，径直朝灵堂奔来，像一头冲进玻璃店的牛犊，慌乱间差点把一个花圈撞翻。

他在灵前站定，深深地埋下头，眼里噙着泪水，久久地默哀。

半个小时之前，雷鸣刚下火车。他在外县纸厂正为刊物搞新闻纸，突然接到韩波去世的电话，他几乎不敢相信是事实。然而此刻，他亲眼看见老主编静静地躺在绿色的网罩下。

没想到，她竟然真的撒手离去了！

雷鸣最后一次见韩波，是七天前在医院里。当时他刚从京城某出版社改完自己的一部长篇新作回来。韩波在病床上刚服过药，看见他来，显得很高兴。显然她一直在等他。

“你回来就好了！有些话我要告诉你。”

她倚着床头，微胖的圆脸有些苍白，但情绪不错。

“你要注意养病。”他笨嘴拙舌地说。

“小说改得顺利吗？”

“还好，最后定名为‘青春祭’。”为了这部作品，雷鸣付出了几乎一年的全部业余时间。

“‘青春祭’，这名字挺好。”韩波若有所思地说。

后来，韩波问起雷鸣对刊物有什么看法。韩波生病住院半年，《金蔷薇》由三位副主编轮流值班。雷鸣刚接手不久，他坦率地说：

“存在着危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韩波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他。

“现在正处于我国期刊的更迭期，将有相当一批刊物会在竞争中被淘汰。”雷鸣认真地说，“读者的兴趣不断在变，纸张提价，订数起伏不定，包括《金蔷薇》这样有名气的刊物也必然会受到冲击。”

韩波微微颌首，鼓励他说下去。

“我觉得《金蔷薇》现在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没有这种危机感，是‘守成’。”

“如果让你主持刊物，你会怎么搞喃？”

韩波嘴角露出微笑。

雷鸣并未意会这话的含义，以为只是韩波的一句戏言，他略微想了想，随意而自信地答道：

“树立刊物的新形象，从文人圈里走出来，面向社会，面向最广大的青年读者。”

“你有这想法很好。”韩波的头向前移了移，显得很兴奋。她把头靠在软枕上，停了一下，郑重地说：

“文联的新班子人选已经定了，孟部长曾两次征求我的意见。经过市上慎重研究，最后确定，由你接替我的工作。”

“哦……”雷鸣没有思想准备，有点愣住了。

“本来这不该由我说的，组织部门会通知你。但我想你有个思想准备好些。”韩波继续往下说着，她的语气带着感情。“我嘛，也该退居二线了！我身体一直不好，有些力不从心了。你原来是学工的，思路比较开阔，自己又有作品，相信你能率领大家把刊物办好。”

“编辑部里还有比我经验丰富的人喃。”雷鸣不解地问。

“最早部里曾打算提拔白演达任《金蔷薇》主编的，但调查结果有些问题，所以讨论时分歧较大。”韩波只解释了一句，没有多讲。

雷鸣还来不及细想韩波的话。但他的表情有些复杂。

“我来文联的时间不长，资历也浅。这个重担恐怕担当不起……”雷鸣推辞道。其实他有一个夙愿，就是集中精力把下一部长篇小说写完。一旦进入文联领导班子，就不可能有自己的时间了。

韩波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。她语重心长地望着雷鸣说：

“市里很器重你，不要辜负了大家的期望。”

雷鸣默然。他有点感动。

这时，韩波道出了一个秘密。

“还有一件事，我想拜托你。”她的语气郑重其事。

雷鸣很注意地倾听。韩波说起二十年前一桩离奇的绑架案。被绑架人是她的丈夫、著名作家骆汉生。那天傍晚，骆汉生从文联下班，在步行回家途中被人拉上一辆白色面包车，就此从人们视野里消失。第二天接到绑匪电话，要家属送两万元赎金到一家茶馆。可是赎金按时送到后，骆汉生却并没有被放回来。第三天，在一处工地发现了他的尸体……韩波说，骆汉生随身带着一个公文皮包，里面装着他的一部长篇手稿，也不翼而飞。

“那部稿子是老骆毕生的心血，他看得比自己生命还宝贵。”韩波叹息了一声。在一刹那间，雷鸣看到韩波的眸子里流露出悲哀。

“警方破案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警方一直怀疑，作案人很可能与文化圈的人有关联。”韩波说，“但因为线索太少，案子一直没能破。”

雷鸣似乎意识到什么，他的表情骤然严肃。

“所以我想拜托你，尽最大可能帮助找回老骆的遗稿……你是文坛新人，与岚山文化圈没有什么宿怨，去调查这件事情可能会方便些。”韩波说。

“我明白了。”雷鸣点头。

雷鸣只觉得一股热气在胸中滚动。一种被信赖的感动和庄重的使命感在他心里隐隐升起。他意识到韩波托付给自己的，不仅是《金蔷薇》的担子，还有一个作家的生命和毕生的心血……这是一副重担，自己担得起吗？富有男子气概和自信心的他心里想道：会的。

“不过你要充分估计到困难，可能会有阻力的。”韩波关照他道，“编辑部主任车夫这个人很正派，又有经验，有事可找他商量。还有钟翼德，文联的老同志了，也能给你出点主意……”

这时，一位胖脸小护士走进来，将血压计的深灰色气囊袋缠在韩波的胳膊上，给她量过血压。韩波脸上微微泛红，露出疲惫之色。雷鸣劝她停停再讲，但她仍然靠在床头上，把话说完。

她轻轻喘了一口气，吞下两粒小药丸，嘴角浮现出安详的笑容，说了一句：

“这下我就放心了！”

仿佛一切都做了交代，可以休息了。

想不到，这一席话竟成了她的遗言。也许她对自己的病早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？但雷鸣觉得，当时的情景，无论从身体状况还是精神状况看，都找不到一丝死神的影子。

她死得太突然了。

哀乐声把雷鸣从沉痛的回忆中唤醒。他抬起头，向韩波的遗体投去最后一瞥，目光里流露出深深的悲悼。雷鸣第一次觉得，

人的生命太脆弱了！

后面的人群有些浮动。

雷鸣并不知道他的鲁莽举动打乱了吊唁长龙的秩序。许多诧异的目光从背后向他投来。雷鸣转过身，忽然看见一直站在花圈旁凝视他的女记者，那双熟悉的明眸闪烁着秋水。

他怔住了，呆立在原处。

在哀乐声中，两人相对无言。女记者脸上略现红晕，她的嘴唇嚅动了一下，欲言又止。她胸襟上那串淡蓝色的小花令雷鸣一阵激动。那是他最喜欢的花，勿忘我！她仍然记得。短暂的沉默，雷鸣迟疑了一下，终于转过身，大步走出了灵堂。

雨丝已经住了。

殡仪馆院子里，向遗体告别过的人有的正陆续离去。

几步之外的小平房前。组织部孟部长刚刚钻进一辆黑色“皇冠”，司马宏满面春风地凑过来。他是宣传部原副部长，一直兼文联党组书记，与韩波长期不和，现年五十五岁，身穿一件高档深蓝色风衣，显得潇洒精明。无论表情，轻快的举止，都与殡仪馆内的气氛有些不协调。

“孟部长，文联新班子定了吧？”司马宏问。

“基本定了。”孟达转过脸来，无意多谈。

司马宏并不介意，若无其事地又问：

“报市委了吗？”

“快了，准备同蔡部长再最后研究一下。”

“我已给老蔡谈过，白演达这个同志是很不错的。”司马宏轻描淡写地说，但听得出话中有话。

孟达在轿车里坐定，没有表态，但心中有几分不快。组织部主持工作的蔡部长同司马宏是儿女亲家，这在市委大院尽人皆

知。他关上车门，微靠在真皮座上，挥挥手。“皇冠”刷地开出殡仪馆。

司马宏望着车后扬起的青烟，嘴角泛起意味深长的微笑。

2

文庙街22号。《金蔷薇》编辑部 and 市文联所在地。

这是一个古色古香、一门两进的小院。编辑部和文联机关只有一墙之隔。院落和街道都有些年月了，街道不宽，路面铺着细密的青石板。据说前清时，这里是举子们经常聚会的地方。现被市政府列为古建筑保留地。两边的街墙一律刷成青灰色。文庙街的背后，是环绕旧城的一条波光粼粼的白衣江。

几天以后。

雷鸣隐约感到编辑部的气氛有些异常。但究竟异常在什么地方，又说不上。他也来不及去细想，他的情绪还没有从殡仪馆的氛围里完全恢复过来。

此刻，他坐在写字台前，两臂抱胸，凝视着窗外。浑厚黧黑的脸上露出沉思。那件白色风衣的影子总在眼前摇曳，宛若一片遥远的云，又像一张飘然而至的白帆……

透过窗外的晨雾，可以望见江对面岚山黛青色的山脊。一阵阵汽轮的引擎声从雾底传来，使人感觉到江水在缓缓流动。

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邂逅陆雯，雷鸣十分意外。她的面孔依然那么年轻，像从前一样，端庄中透着矜持，但比过去显得成熟了，眼睛里含着一种让人猜不透的目光。待遗体火化完毕出来，他在人群中已找不见她的身影。在她刚才伫立的地方，花圈上缀着一束勿忘我。那淡淡的、让人心醉的蓝色，勾起他许多甜蜜而

又苦涩的回忆。

窗外雾气渐浓。

从对岸传来一阵隐约的叮当声，像是铁器敲击石头的声音，清脆有力，声声入耳。那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天外，带着悠悠的回响。雷鸣的心弦为之一震！从回忆中惊醒。

的确，现实不允许雷鸣去追忆往事。他的目光回到写字台前。韩波已经离去了。他知道对死者最好的悼念，不是花圈，也不是颂词，而是完成她未竟的遗愿。老主编临终前的嘱托，她那苍白的圆脸和湿润的、充满信任的目光，雷鸣永远难忘。

他明白，要肩起这副重担，自己必须付出全部精力和时间，而且要做出牺牲……

经过数年的耕耘，雷鸣的创作正迎来收获期。在调入文联的两年里，他的作品发表颇丰。去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远山》，还有一本中篇小说集子《寸草心》，今年刚完成第二部长篇《青春祭》。雷鸣本人是学工程的，调入文联前在一家科技报负责。他是从另一个天地飞来的候鸟，在文艺圈没有宿怨，也没有野心。他的创作正走向成熟，开始腾飞。

然而，在这新老班子交接的历史时刻，命运却把他推上了文坛的舞台。

自己能胜任吗？他相信能。雷鸣是那种具有勇往直前性格的人，并且多少带有些工科毕业生的憨直和单纯。

不过，他有一种预感：自己正站在一个风口上。编辑部内有各种目光向他投来：善意的关注，会心的微笑，也有冷冷的睨视。

主编是一个刊物的灵魂。失去主编的《金蔷薇》现在实际是靠惯性在运行。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。大家